

初世纪 长篇系列
FIRST CENTURY

最后一个被诅咒的家族

文沁可人 / 著

落在一个家族身上的咒语
神秘的石屋子
孪生姐妹之间的心灵感应
东北拜神信巫的民间社会
畸形的婴儿
自杀的朋友……
这一切的一切
构成了这部小说整体沉郁的氛围

漓江出版社

最后一个被



诅咒家族的

文沁可人 / 著

漓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最后一个被诅咒的家族/文沁可人著. —桂林:漓江出版社, 2004. 9

ISBN 7-5407-3240-7

I. 最… II. 文…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76537 号

最后一个被诅咒的家族

作者◎文沁可人

责任编辑◎邹湘侨

封面设计◎蒋宏工作室

出版发行◎漓江出版社

社址◎桂林市南环路 159-1 号 邮编◎541002

电话◎(0773)2821573 2863956(营销部) 2862090(邮购)

传真◎(0773)2821268 2802018

E-mail: ljcs@public.gpptt.gx.cn

http://www.lijiang-pub.com

印制◎桂林市印刷厂

开本◎787×1092 1/20

字数◎360 千字

印张◎17

版次◎2004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200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8000 册

书号◎ISBN 7-5407-3240-2/1·1960

定价◎25.00 元

漓江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漓江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随时与工厂调换

火中的舞蹈(代序)

我们从哪里来？

一个传说中的诅咒，困扰了华氏家族整整一个世纪。华家最后两个女人——华春和华夏，为了寻找生存的理由，开始了对这个神秘传说的探究。

流传的故事是这样的：华家族长出于朝廷的压力，杀了抗俄首领——他的女儿和女婿，女儿在临死前发誓“我必回来报仇”，并诅咒这个家族每一代必有女子死于横祸，男人必不健康。到华春华夏这一代，所谓“家族”其实早已不复存在，姐妹俩的父亲入赘华家，华姓其实是母姓。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华家三十余口死于日寇屠杀，从那以后，华家再没出过男丁。小说一开头，姐妹双双都处在命运的紧要关头，现实逼着这一对孪生姐妹再一次面对那个百年前的诅咒。

对百年家世的追索，其实是对“我从哪里来”的追问。如果这个问题搞不清楚，总有点活得不够踏实，于是不管是从城里重新回到故土的华春，还是正在故土上搞一场反抗圈地运动的华夏，都不约而同试图揭开这个家世之谜。

历史的真相究竟是怎样的？它与民间记忆的历史有多大距离？老校长对此作了深入的研究，希望以戏剧的形式来解说历史，却在文革中被打成右派。传说也好，文艺的手段也好，历史真相已经被湮没在这被“解说”的过程中了，于是我们只能站在扑朔迷离的历史外面，看不到真相。

这并不是《最后一个被诅咒的家族》这部小说所要探究的主题，这不过只是这部小说的一个构件，它就像一个阴影，笼罩着这部小说，不是主角，却挥之不去，小说更加关注的是现在，是正在发生的历史。

我是谁？我在哪里？我在做什么？

华夏脚有残疾，从小受尽同伴欺凌，性格中有胆小怯懦的一面。她迫于父命嫁给一个老实而智力低下的农民，丈夫最后溺水而死。她的孪生姐姐华春，健康美丽，与相爱的丈夫结婚，却生下一个双头怪婴，为逃避这一现实，她流连于酒吧买醉，认识了颓废的画家于阳，双头怪婴也在她的疏于照顾中死亡。

于阳，一个曾经小有名气的画家，做广告设计赚了不少钱，却再也没有了创作的灵感。吸毒，每日在酒吧猎色，与华春在一起不过是一场性游戏。华春的朋友，一个女作家，苦于写不出真正的好作品，最后把那部以华家故事为素材的小说手稿留给同是作家的华春，自己在烈火中绝望自杀。

这一切，是这些人的真实面目了吗？华春于阳们再一次对自己的生存质疑。事实上，像女作家那样的自杀的结局正在不远处等待着他们。于是，必须重新确立生存的坐标。

华春和于阳在日益异化的都市生活中已经失去了生命的野性，保存在民间的传统文化渐渐激活了于阳的生命激情，华春却仍然无动于衷。我想华春的抵触情绪，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出于对华夏的嫉妒。华夏，这个一度受到她保护的妹妹，如今一跃成了命运的主人，生活的主角，生命的强者，把姐姐的情人都吸引到了自己的身边。可以说，曾经胆小怯懦的华夏已经不复存在，她在坎坷的生活中逐渐变得坚强。当村民们的利益被村干部们出卖时，她挺身而出，以村民的领袖自居，组织了村民们抗争。她也置世俗于不顾，与自己所爱的寺庙住持有了孩子。但是，华夏过于偏激极端的观念和行为了，加上姐姐华春愤怒之下的被人利用，导致了她的最终的失败。与其说她是被村民们出卖的，不如说她是败于阴谋，败于她那过于张扬的生命之舞。村民们出卖了她，他们自己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出卖故土，背井离乡。华春华夏的姨妈，在文革中以无比的热情投入了那场“革命”，信仰的崩塌使她终于发疯：一个渐渐不知道自己是谁的人最后死于电击，这有点唐吉珂德的味道。而小说中最具悲剧色彩的，是华春姐妹的曾外祖父，也就是那个传说中的老祖奶奶奶的儿子。他被囚于石屋子中一十六年，在石屋中长大，不知道自己的身世，不知自己是谁。他逃了出去，发誓报仇，绑架了华家的女儿他的亲表妹，并与之成亲，生下一个“妖儿”（一个畸形儿，华春

姐妹的外祖父,这是华家的最后一个男人)。他第二次逃过他的舅舅(也是岳父)的追杀,投靠了日本人,勾结日寇灭了华家三十余口,最后关头知道自己的身世时自杀而死。——这就是华家姐妹最后揭示的真相。是可怕的诅咒,还是另一种力量摧毁了这个家族,成了小说中的一个隐喻。

我们往何处去?

在这部小说中,华夏也许算得上是活得最明白的一个人。于阳从她身上看到了力量,或者说野性。华春承担下了抚养华夏与住持的儿子的担子,她自己觉得有了开始新生活的勇气,但我却感到她将活在一场妥协之中。家庙村最终成了日本人投资的开发区,作为村庄的象征的神秘的石头屋子,也在一场沙尘暴中风化殆尽。卖掉了土地的乡人们正在搬迁。小说结束了,而故事将在别处继续。

如此种种错综交织构成的这部小说,或许会让读者感到有点怪异——小说集中写了妹妹华夏领导村民们反抗开发区的三天,所有历史往事都在这三天中像探险一样被挖掘出来,成了这部小说的背景。这是一部学理工科的人写的小说,它的结构就像一部思维严谨的程序,每一个分支都有它隐含的用意。小说的语言也不是“搞”文学的人搞出的那种语言,更像是理科生用来写计算机程序的语言。《最后一个被诅咒的家族》也许更像一个寓言故事。如果说张爱玲笔下的是乱世,那么文沁可人笔下的无疑是幻世。于是我把这部小说纳入我所做的这一套“幻世纪长篇系列”之中,倒也恰如其分。

楚人,2004-8-16

目 录



序 篇 / 3

……火焰在她叉开的双腿、高举的双臂之间跳跃。她整个人仿佛是一个熊熊燃烧着的“火”字。她的身体在火里痉挛着，像在跳一种奇异的舞蹈……



第一天 / 25

……她的腰，臀，腿，扭动着，抖动着，抖出一个大的节奏。随着这节奏，丰满的乳房颤抖着，高高隆起的腹部也颤抖着，浑身的每一块肌肉都在荡着，抖着。每抖动一次，胸腹乃至全身的肌肉荡出一浪浪细微的波动撞击着她周围的空气。仿佛，含着古老原始而饱含力量的音符从她的身体上绽放出来，在空气里跳跃成一首亘古不变的旋律。那身体分明在扭着抖着动着的旋律里大声叫着：来啊，来啊，来啊……



第二天 / 131

……雪光下脸谱上流动着暗淡的各色光晕，使得那些面具和那些戴着面具的人都蒙上了一层迷离而不真实的奇幻色彩。这一刻，他们分明就是山里传说中的那些神魔鬼怪……

……观众早已轰然叫好。男人们扯着大粗嗓子笑，吼：“再来一遍！再来一遍……”女人们低着头哧哧地笑着低声说：“缺德，缺德……”



第三天 / 245

……女人娇柔的呼声仿佛是男女二重唱的女声部一样和着雄浑的男声叫得酣畅淋漓……

……那脸在女人那铺满了炕面的黑漆漆亮闪闪的长发之间，像奇特的黑色之湖上兴起的一朵水芙蓉。女人的身体呈妖异的姿态扭动着，颤抖着……



尾 声 / 315

……华夏身体呈大字形伸展着，赤身裸体地躺在墙面的正中央。她的饱含痛苦和激情的脸向后昂着。张开的嘴里似要喊出声音来……

诅咒的力量……我的
婴儿，百年前的幽灵，和
我的朋友站在一起，亲切
地看着我……我向它们走
了过去……我的身体如同
落叶般飘坠……

“……我们没有艺术
的灵魂，艺术就死了。勉
强写出来的东西，也是死
的，烂的，垃圾。我们这
些自封的艺术家，也应该
算死了吧？”……

序 篇

序 篇

午夜，我从梦中惊醒。心脏在胸腔里怦怦跳着，贴着床的脊背，潮湿冰凉。睡衣的背部都被汗水浸透了。身体正在融成液体，血管和神经束，在体内纵横着，像挂在空气中的蜘蛛网。这样的身体，无力，空虚，疼痛。我闭着眼睛试着抬手臂。一条动了，另一条压在身下，已经失去了知觉。本能地，我想把它从身下抽出来。试着动了动，然而失败了。

“我的身体正在走向死亡！”这样的意识一下子出现在我的思维里。我开始细细分辨体内每一个细微的感觉，希望找出一点活泼的愿望，来证明我还活着。然而，我又一次失望了。我身体的各个角落反馈给我的感觉信息，都是疼痛。即使这疼痛也像被压的手臂一样，麻痹，迟钝，懒洋洋，而不是新鲜锐利的了。“死亡的意义在于肉体官能的停止还是愿望的消失？”这一疑问慢腾腾地从我大脑里钻了出来，进入我尚未清醒的意识里。然而我无从辨别。哪位哲学家说过来着，死亡才是最大的真理，走向死亡的过程无关紧要。这句话和那个哲学家的名字一样，尚处于模糊不清中就被我立即丢开了。我模仿着死尸，紧闭双目，这样，在外形看起来我更像个死者了。似乎是忽然地，下腹的胀痛提醒我，我还没死透，至少，身体还有排泄的欲望和要求。也就是说，不管我怎么像一个死去的人，我的身体机能还是正常的。这可真让我沮丧。然而我不愿意睁开眼睛，依然像个死尸一样，闭着眼睛从床上爬了起来，伸出脚去，向左，向右，向前，向后，探。找到了。拖鞋被踢到了床底下。把脚伸了进去，站起来，慢腾腾，硬僵僵地走出卧室，穿过客厅……这时，乒的一声，我的大腿碰到了什么东西。这声音洪大，清晰。我甚至可以感到凝滞的空气像



被风吹拂着的布一样抖动起伏。我闪过一个模糊的念头：这抖动的声音之布会不会扫到伴侣而把他吵醒？但这念头并未成形，它被我身体里新激起的疼痛感淹灭了。虽然这疼痛只是使我身体里已有的疼痛起了一点微小的震荡……卫生间，摸索着，打开马桶的盖子……就在这时：有人在看着我！这一意识猛然撞上了我迟钝的大脑。我一下子清醒了。我睁开眼睛就看见了她。

她就站在我对面的镜子里！

镜面上蒙着灰白的尘垢，银亮的水银已经变得花白灰暗。女人站在花白灰暗里，像站在一团浓厚的白雾中。浓雾里她白衣飘飘荡荡。脸虽不很清晰，五官倒能分辨出大概的轮廓。开始我还以为她是我自己在镜子里的投影，她那与我酷肖的五官和凄惨悲苦的神情引起我这样的误会。可我立即就看到她头顶着硕大的发髻，鬓边簪着的一朵玫瑰花。发黑如漆，花红似血。

忽然，我意识到，她不是我，她是那个百年前的幽灵。

她找我来了。

她在镜子里远远地看着我，哀伤的神情似在昭示着她随时都要说出话来。

我一动不动。冰凉从脚底升起，灌腊肠般迅速地灌满了我这个一百六十二公分高、四十公斤重的瘦弱肉体里。我确信，刚才，在我半睡半醒之间，注视着我的就是她。

我熟悉她。

不是因为她有着和我相似的面容，也不是因为在某种意义上说她已经和我共同生活了几个月，而是她的形象伴着那个诅咒，已经被我的先人们经过了一代又一代的口头传递，像传接力棒一样传给了我。我看着这个百年前的幽灵，意识中闪电般地闪出我第一次见到她时的情景：翻卷的阴云下，一个白衣女人衣袂飘飘地从草地上走过。她所踏着的根根细草并没有丝毫被践踏的可怜相，依然若无其事地随风起伏，这使她看起来像是御风而行……我和我的孪生妹妹华夏看着她的背影——只看到背影——一直走到荒野中的那幢大石屋子里去了。就在那天傍晚，住在大石屋子里的我们的姨妈触电身亡了。她是不祥与凶残的象征。她一出现，必带来死亡。一百年来，一直如此。这几个月以来，我在半梦半醒之间总是看到她模糊的影像。像这样清醒而又面对面地与她相



对的情形还是第一次发生。我想我要死了，而且是合于那个诅咒死于自杀。这么想着的时候，我的恐惧感忽然消失得无影无踪，继而，就要解脱了的轻松感油然而生。我笑一笑，向她伸出手去……我的手并没够到她，而是按到了冰凉的镜面上，按在我自己的影子上面。她已不知去向。蒙满了灰尘和污垢的镜面上，我的影子模糊单薄，苍白而不真实，像鬼。

大腿间一片冰凉。不知不觉中，曾胀痛了我下腹的尿液，已经沿着我的大腿顺流而下，淹没了我脚上的拖鞋。我甩了拖鞋。这时候，自然而然的，我脑子里闪过热水器的形象，里面的热水无疑能让我清洁一下。但我做的只是抓起睡衣的下摆在两腿之间擦了擦。这样，已经肮脏不堪、并散发着臭乎乎怪味的睡衣上不仅添加了新的污痕，还使我的身体像擦防晒霜一样涂上了一股新鲜的尿臊味。我光着脚走回卧室，感觉那些并没擦净的尿液滴滴答答着，一路随着我的脚步落在地毯上，并迅速无声无息地被地毯吸干了。我带着尿臊味在伴侣的身边躺了下来。这时想要男人安慰的愿望开始在我体内蓬勃展开，并最终催发出畸形的性欲胚芽。我想叫醒伴侣，然而我立即想到，我的伴侣于阳，是在吸食了毒品又经过了疯狂的做爱之后才睡着的。此时他应当还沉浸在疲惫的昏睡当中吧，叫是叫不起来的。即使叫起来了，他看到的大概也不会是一个三十岁的性感女人，而是一个全身都散发着臭乎乎的尿味，脸色苍白，颓丧消沉，一动不动的植物般的人吧。没准他会觉得他看到的是一具尸体，一具已经死了一百多年的尸体。而我看到的他也不会是个筋腱突出长大瘦削的男人，而是一个死神样的骸骨。这么想着，我便把性欲的胚芽掐灭在萌发之中。

同时，白天见到的情景却清晰地在我紧闭着的眼睑上展现出来。

白天，我从大街上回到家里。一打开门，就见到一个人大张着双臂，叉着双腿，整个人呈大字形贴在壁挂上。那个大张的身体上，画着跳动着的花纹，红色的同一色系涂成的花纹，蜿蜒扭曲，深浅不一，像跳动着的火舌。在这些固定的火舌上，沿着头、躯干、四肢画着苍白的骷髅，躯干骨，四肢骨。这副骨骼显然经过精心处理，每个细骨看起来都是立体的，真实的。在仿佛是从这副骨骼上生出来的红色火焰之间，有一张红色的人脸。这张脸

梦

魇





与其说是让人看到的，不如说是让人感到了它的存在。这张脸，有画在双乳上，以乳头为眼珠的双眼，有画在腹部的、仿佛含着肚脐的血红大嘴，涂了同样红色的生殖器挂在嘴唇下面，像伸出去的长长的舌头。这景象，就仿佛一个人在生的多彩的肉体与死的枯白的骨骼之间既相切又相离地亲和着，排斥着，矛盾地存在着。有那么一瞬间，这副怪相让我联想起在炼狱中备受煎熬的灵魂。我是凭感觉而不是认出这个人就是于阳。我默默地看着涂得乱七八糟的于阳，觉得他真是个疯子。一股疲乏凄凉的冷气从我的脊骨缝里钻出来，慢慢浸透了我的全身。我疲惫不堪。

“怎么不见你有一点惊讶的表示啊？”站在壁挂前的于阳一动不动保持着原姿势说。

“没什么可惊讶的呀。”我说，也不脱鞋，踩着扔满了空颜料管、布满了污痕的地毯走到客厅里，把堆满在沙发上的旧书、脏衣服、沾满着颜料的破布、空啤酒罐、空酒瓶、吃了一半的罐头，等等杂物推了一推，推出一个空来，坐了下去。于是，我淹在垃圾当中，与那堆垃圾一起，不分彼此了。

“连惊讶都没有，更别谈有什么震撼了。”于阳说。他一说话，画在他嘴部的骷髅的牙齿一张一合，这使他看起来相当恐怖。我不由自主转过头去，想这个被赞誉一时的画家看来真是江郎才尽了，毒品和各种各样的古怪行为带给他的也只是徒劳的挣扎，却无法使他找到艺术的灵感。这可真是让人无奈的事实啊。

于阳是个画家的事，我还是听经常到梦幻酒吧喝酒的这个城市里的其他文化人说的。他们说于阳在美院上学时就被他的教授看好，认为他将来准有出息。于阳毕业后留在了美院任教。后来于阳不知什么原因离开了美院。再后来，他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于阳对自己的过去一个字都没提过。我也没看出他曾是个画家的迹象来。这次倒从他那画得乱七八糟的身体上看出一点他曾经是个画者的痕迹了。

“我要是这样跳下楼去，是不是像个火神从天而降？”于阳又说，“以你作家的头脑想象一下，那该是多么壮观的景象。”

“我看不出有什么壮观。倒可以看出一个丧失了自信的艺术家的最后的疯狂是多么凄惨无力的行为。”然而这些话我并没有说出来。我只是一声不响地看着满地的狼藉。



“怎么了？我这样子吓着你了？”于阳走了过来，用他画着根根手骨的手来摸我的脸。

我躲开他的手——被这样的手摸着就和被死人摸着差不多吧——依然低着头，这时我想告诉他我看见朋友的母亲了。

白天，我受一个熟人的邀请，参加一个新文化馆的开张剪彩典礼。这家新的文化馆和别的没什么不同，因此还没开张就显示出老气来。它的典礼也和别的什么店铺的开张没什么不同。剪彩，放鞭炮。鞭炮响过后，铺着青花砖的地面上，满是破碎的小红纸屑。缕缕青烟从这些纸屑上升起来，弥漫了店前的一片空气。充满喜气装修考究的大门，围观的人们，和这些人发出的掌声，都裹在了淡淡的青烟里。走出文化馆的时候，我看见朋友的母亲也在人群里。我向她走了过去，跟她问好。她愣了愣才认出了我。

“啊！是华春？我都不敢认了……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儿了？”老妇人打量我半天才发出这样的惊叹。

“啊……我是瘦了。”我这样说着，不由自主地伸手摸了摸脸颊。突出的颧骨几乎硌疼了我同样瘦削的手掌。我不由惊恐万分，仿佛我那粉红黛绿的容颜已逝水流年般地消逝殆尽了。

“不只是瘦了，最主要的是，孩子，你脸上的神情表明你还在下沉啊……那个小说的稿子你看了吗？”

我不由得惭愧起来。“我看过一点，近来心情不太好就没有看。”我说。事实上被朋友视为珍贵的物品而指名留给我的小说稿，我只看了一句话，其他的我根本翻也没有翻。

“那孩子在死之前什么话也没留下，单单在稿纸上留下话来指明稿子的去处，可真是痴心啊。”

朋友母亲的话，语气虽然和蔼，我却觉出因受到责备而感到的不安。

“我最近要到乡下去，再找找资料，然后把小说续下去。”我说。

老妇人果然现出高兴的神情来。“那就尽快行动起来吧，不是为了别人，就是为了你自己也该行动了。孩子，不能总沉浸在消沉中颓丧个没完没了啊。谁让咱们摊上这些不幸的事了呢。死的人已经死了，活着的还得活下去啊，我老太婆都挺过来了，你还有什么挺不过来的？你的日子还长着呢。”老妇人这样开朗地说。

你
还
在
下
沉





我们又说了几句话才互相告别了。老妇人显然已摆脱了女儿的死带给她的悲苦情绪。她脸上的神情已经平和宁静了。我实在不能不嫉妒她。

可是要把这些告诉于阳，于阳是不会理解的吧？我一边躲着于阳向我摸过来的手，一边不由自主地想起大街上看到的情景：大街上，零星地散落着的鞭炮的小红纸屑，被风吹着打着旋在我身前喧闹着跑过去了……到处都是这样的小红纸屑。正月十五快到了，我呆呆地看着街上的行人，想从节日热闹的气氛里找出一点生机勃勃的感觉来，然而，我感到的是这些节日的欢乐同与我漠不相识的行人一样和我擦肩而过。我无法从它们的身上找到我的快乐和希望来……于阳和我的关系何尝不是呢？

因此在躲过于阳的手后，我说了一句毫无意义的话：“快过元宵节了。”

于阳呆了呆，然后哈哈大笑起来说：“啊，宝贝儿，你在渴望过普通人的生活啊，什么原因让你这么重视起这个恶俗的节日了？你想凑这个热闹吗？那我们现在就来吧。”他说着就用画满骨头的双臂抱住了我。我想拒绝这样一具让人恐惧的身体，但最后我却接受了它，而且渐渐变得和吸了毒的于阳一样疯狂。

叽叽喳喳的肉体的喧闹过后，我体内的空虚却在那时无可抑制地膨胀起来。然而身边的于阳已经发出了不均匀的鼾声。于阳一离开我，立即转身睡着了。听着那鼾声，我意识到我的悲苦空虚只能我一个人去承受了。

床边的马蹄表，咔嚓！咔嚓！！咔嚓!!! 在死寂空旷的室内巨大地震着，却震不出一丝活泛的涟漪。室内的空气，死亡一般地凝固了，一大块一大块地滞在空中。

痛苦的呻吟，模糊不清的呓语声，从昏睡着的于阳嘴里不时地逸出来，留在凝固的空气里。这呓语与他身上的图画一样，也是一种无奈与绝望吧？他的梦境想必也是不安而悲惨的吧？这呓语又激起我体内不安的浪花。它伴着床边马蹄表的咔嚓声越涌越大，最终化成悲苦无望的巨浪溢满了我的身体，并且就要冲破我的身体，像受挤压的果冻从裂口里冒出来一样，从我周身的汗毛孔里挤出，准备和死亡的空气结成密不可分的联盟。我的呼吸变得困难起来。我意识到，再躺下去我终会在这死亡了的空气里窒



息而亡……这时，我又看见了那个幽灵。她就在床前，就站在黑暗杂乱的地毯上，白衣红花，分外美丽。她亲切地向我招着手。我站了起来……跟着幽灵，我学着她的样子，轻飘飘地拉开门走了出去……我在露天阳台上站住了。站在这样的高度鸟瞰脚下的城市，城市的霓虹灯就如叽叽喳喳笑个不停的眼睛。我想象自己，一个有着悲剧的面容、喜剧的体态的三十岁的女人，投身脚下的火焰，被它点燃时的情形……涌进我思维的却是我的朋友裹着火焰从高楼上飞降而下的情景。

我的朋友在几个月前，赤身裸体地奔到她所住的公寓大楼顶上，在那里点燃了浇在身上的汽油，自焚身亡了。那天中午，和朋友同住的她的母亲，在出门买菜时还看见女儿伏在案上，冥思苦想着准备把一部长篇小说写下去。老妇人提菜回来时发现公寓大楼前围着成群的人。一股熏人欲呕奇臭无比的黑气正像核爆炸时的蘑菇云一样从人群当中升起，并很快地弥漫了整个街区。老妇人钻到人群中就看到了这样的一幅情景：一辆红色的灭火车停在一旁，从车里引出的水管子，长长地钻到一圈人当中去。这圈人，有七八个之多，都头盔警服，全副武装。他们一动不动，围着一汪水站成一个圆。那汪水漫过他们的脚向四周溃流着，水里带着肮脏的颜色，散发着难闻的气味。水管头拿在其中一个人的手里，管口犹有水滴滴滴答答地落着。圆心处，一个人状物卧在水洼中。那人状物乍看起来只剩一个圆圆的漆黑的大头，再看才发现，头下面还连着已经缩小得像个婴儿的躯体，同样漆黑干燥。四肢干细漆黑，末端已然消失，因而显得短小，如四个弯折的炭条一样连在同样漆黑粗糙的身体上。这样的四肢可笑地摆出了一个滑稽的姿势：两条上臂平举，小臂一臂上扬，一臂下垂；下肢一个抬起一个弯曲，呈跳跃的姿势。这个人状怪物整体上看起来像个制造稚拙、烧制失败的祭祀陶俑，粗糙稀脆的风一吹就会化成粉末似的若即若离地连在一起。老妇人在看到它的时候，仅是凭本能立即断定那陶俑就是她的女儿。她当即像大太阳下融化了的蜡人一样软软地倒在了水洼里。那是如同溃烂的疮疤流出的脓水一样向四周散发着恶臭的污水。

据目击朋友自焚的人说，当时太阳白亮亮地照着，强烈的阳光让人睁不开眼睛。只一错眼间就有个年轻女人出现在公寓大楼





的顶层上。人们远远地望见后，纷纷跑了过来，聚在楼下抬起头看那女人，吵吵嚷嚷。有人要跳楼？……是要跳……快跳啊，快跳啊……有胆量你就跳啊……嗡嗡的议论声，大喊着快跳快跳的声音在人群里回荡。人群兴奋地蠕动着，期待着。站在楼顶边缘的女人，不知有没有分辨出嗡嗡声里的期待。人们只看到她开始脱衣服，从容而快速地一件件地脱。衣服落下，先是丰润的肩膀，接着是饱满的胸脯，然后是纤细的腰和修长的大腿，最后，她的整个身体都从衣服里蜕了出来。楼下的人群哗的一声激起了兴奋的漩涡。楼顶的女人又弯腰拿起一个方体细圆口的塑料桶，把它举向头顶。她的头竭力向下低，双臂却尽力向上伸举着，向上伸的势头把她的腰肢拉得更长更细，高耸的胸乳、跷起的臀部、修长丰满的大腿构成的曲线美丽的身体就要借着这势头飞向天空似的，仿佛欲腾空而舞的飞天。那双细嫩柔美的手，在头顶上把白色塑料桶倾斜过来，楼下的人才发现桶里满装着透明的液体。接着透明的液体裹着太阳光如同泉水一样从女人的头顶冲泻而下。先是女人披着黑亮长发的头，接着丰满的胸部，纤细的腰和修长的大腿，相继钻进了液体里。只一刹那，她身体的每一寸都被液体裹住了。那液体反射着亮晶晶的太阳光，使女人美丽的裸体看起来像披着一件光做的透明羽衣。液体倒完了，女人保持着那个姿势一动不动。突然，火，洁净明亮的火，仿佛从地而升，窜动着从女人脚下舔了上来。只一瞬间，红色的火焰迅速蹿上了她整个身体。楼下的观众们禁不住拍起手来，一时间掌声雷动，叫好声此起彼伏。朋友就在这满堂彩的叫好声和掌声里，身裹着红绸般的火焰，四肢痉挛着跳来跳去，啊啊地叫喊着谁也听不懂的音节。这时楼下的人们仿佛听到了皮肉烧焦时发出的吱吱声，空气里同时生出一股焦糊的臭气。人们还没来得及对这一新的情况作出反应，朋友就在烈火中扭动着身躯，跳一种奇怪的舞蹈似的跳动着向楼下倒了下去。楼下黑压压的人群里，立即如投石入水，波动着向四下里荡漾开去。立即，楼下就出现了一大块圆形空地。燃烧着的朋友从楼顶上划了一道橘红色的直线，叭嗒一声落到了那片空出的水泥地面上。人们看到，落到地面上以后，朋友依然在众人遥远的观望中嗤嗤地燃烧着。在舔动的火舌和咕咚咕咚地冒着的黑烟中，朋友的身体越变越小。等到消防车和警察赶到，